

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苏联军队 是怎样崩溃的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美] 威廉·奥多姆 著

William E. Odom

新华出版社

苏联军队 是怎样崩溃的

[美] 威廉·奥多姆 著

王振西 穆建荣 王立群 赵小卓
潘蔚娟 何学文 徐素莲 凌 云
范淑霞 马 勇 薛利涛 等译

王振西 校定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 / (美) 威廉·奥多姆著 . 王振西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2000. 1

ISBN 7 - 5011 - 4767 - 1

I . 苏… II . ①威…②王… III . 军队 - 研究 - 苏联
IV . E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639 号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by William E. Odom

Copyright © 1999 by Yale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

[美] 威廉·奥多姆 著

王振西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6.375 印张 39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ISBN 7 - 5011 - 4767 - 1/E·24 定价: 32.0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鸣 谢

我的职业生涯与冷战时代大体相吻合。我在西点军校当学员时就开始对苏军产生兴趣，那时苏联的武装力量和政治意图对美国战略来说都是最头疼的问题。从西点毕业后我从事的工作大都和这些问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不能说 I 原来就确信自己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苏联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就会解体；但我的确时有担心将来美军在被迫进行的战争中击败他们。因此，我是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和谦虚谨慎的心态在此试图说明苏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是怎样垮台以及为什么垮台的。

本书第一部分选自我在耶鲁大学多年任教中就苏联军事政策所作的讲座。我原以为学生会觉得这个题目已经过时、枯燥无味，不料他们始终很感兴趣。他们会发现本书的前五章十分熟悉，因为是他们帮助我写出来的。

对此书后半部分的写成，我要感谢许多原苏联军官、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他们解答我的疑问、与我讨论有关问题，他们了解的实际情况和积累的丰富经验给我极大启发。虽然我对苏联的解体并不感到难过，但我确实同情这些职业军人，他们亲眼目睹了苏联政权在身边崩溃，对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对应该效忠于谁陷入迷茫。我也是一名职业军人，好在没有这种可怕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战争同样可怕。希望读者看完这部拙

作之后，对他们岌岌可危的处境有所体会。

我还要感谢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没有这种资助，我很难完成此项研究工作。还有哈得逊学会，我三年的写作都得到它的支持。我在该学会的同事罗伯特·迪雅里克先生对本书的初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作为我半年多的研究助手，内森·奥布莱恩·霍奇给予我很大帮助。在查找出处的关键时刻，玛丽·菲茨杰拉德和罗伯特·阿内特对我伸出援助之手。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乔纳森·布伦特对书稿提出过宝贵意见，我还要向丹·希顿的杰出编辑才能表示敬意。最后是我的妻子安妮，看到此项工程最终完成，她和我一样高兴。

序 言

在短短六年时间里，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不少人认为最强大的军队解体了。它像俄国靠北极的江河里的冰块一样，暖春一到，便开始碎裂，顺水漂流而下，终于不见踪影。苏军并未被入侵的敌军消灭，它也没有企图从已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夺权，哪怕是为自身生存而孤注一掷。它也未曾向别国发动战争，以便团结国内民众来支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它手中握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却没有威胁要使用它。相反，苏联武装力量只是埋怨不休，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最终——用托尔斯泰的话说——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是什么原因？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苏维埃政权正走向深渊，但是连西方资深的观察家也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结果。有些人预计军方会使政体脱离危险，但它没有这样做。共产党同它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

这种不理解或许不足为奇。苏军一向神秘莫测，专家们不得不像考古学者研究已消失的文明那样来研究它，他们从苏联出版但严密封锁的大量苏军资料——那里充斥着宣传的内容——中尽可能找出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进行分析判断。西方的情报机构在穿透苏军神秘防护网方面更有成效，到 70 年代后期就已经收集到大量资料，可惜一直不够完整。这些资料后来很多被解密，专家

们也可看到，但苏军在很多方面仍是个谜。

究其原因，部分是文化方面的。自由国度成长起来的人们是很难理解集权专制政体的，对苏联来说尤其如此，其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种族优越感很难克服，甚至对专家和情报分析人员也是如此，而苏联的神秘面纱又使其难上加难。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军事的神秘色彩有所淡化；从表面上看，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大量新资料公布于世，使人们有可能了解到苏联武装力量消亡的许多戏剧性情节。有些场景充满密谋和行动，引人入胜；另一些则是司空见惯的有组织的剧情发展，但主要情节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以军队、政党、经济界和政府错综复杂的组织安排为背景的。

如此说来，任何人想拉开这场活剧的大幕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人们只有在了解林林总总的舞台布景之后，有组织的中心剧情才好出现，观众才能看到主要角色如何控制指导它。取得这种效果十分不易，但必须作出努力，为此冒些风险是值得的。

因此，本书一开始就交代“舞台布景”，亦即决策和机构安排之类事宜。前五章用于描述80年代中期的苏军及其由来。因为苏军与西方国家的军队截然不同，照搬照套绝对不成，企图走捷径只能舍弃或歪曲重要事实。

第一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战争理论，并解释为什么列宁发现它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方法极为相似。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对此反应不同。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津津乐道为一套社会主义和经济平等理论的人可能对此提出疑义；但更超脱的一些读者将会发现它极其有助于澄清后面章节提到的戈尔巴乔夫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的“新思维”。

第二至四章描述“舞台布景”。这些内容尽管到80年代已广为人们所理解，但这里用了不少新的资料。关于这类题材，已有

一些书籍甚至专著比本书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但它们都没有把这三者一组织机构、人事政策和军事工业体制—融为一体来看待。性急的读者或许想跳过这些章节，但后来很可能读不太懂而又回过头来再读它。

在第五章即“舞台布景”的最后一章里，我试图把读者带入苏联政治军事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是如何在和平时期管理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以及在战时准备如何使用它。该章探讨了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它的大部分内容已为人所知，但有些内容是新的。而有些问题在当时曾争执不下，不仅在专家中间，在记者、编辑、舆论界和西方政界高层人士中也众说纷纭。在这一章中，我根据新老资料，力图解释有关苏联如何看待核战争、军控目标、军控协议的影响以及苏美在欧洲的战略和作战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有争议的问题。

从第六章往后，剧中“主角”陆续登场，因此不需太多介绍。这些演员把我们带进苏联决策机构中最神秘的阶层—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国防部，进入军工内幕，进入公开辩论，进入新建议会中的派别之争，还要进入他们的兵营看看军人的生活，再走到街道上看看军队如何企图镇压随“新思维”和“改革”而兴起的新的政治力量。诚然，1991年8月18—21日的危机需要认真研究，而苏军消亡前的最后岁月同样充满危机——尽管它不那样引人注目，例如，戈尔巴乔夫曾秘密邀请军方夺取政权，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国家解体。

尽管本书研究的是苏联军队，但同时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也作了一定分析。久负盛名的军史学家彼得·帕雷特说过，“实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种力量难以分开。”他指出，割裂起来对任何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往往引起误解……在军事力量历史的研究方面尤甚。”苏联军史资料自然大都如此，苏联政治、苏联经济的资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这一点也反映在苏联解体后的某

些评论中，即美国政府大大高估了苏军针对北约的作战能力。把苏联军力放在苏联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总体之中就为判断这种评价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它还使我们认识到，人们往往忽视军事问题对于苏联乃至沙俄帝国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极端重要性。重视这一问题意味着：今天，俄罗斯在当代第一次获得真正的机会来摆脱结构性的恶性循环，开始走上政治和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如果本书不把苏联政权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就等于忽略了苏军垮台更深层的意义。

目 录

鸣 谢	(1)
序 言	(1)
第一章 苏联的战争观	(1)
第二章 党政军结构	(18)
第三章 苏军的人事制度	(41)
第四章 永久性的战时经济	(53)
第五章 军事战略	(69)
第六章 决意改变方向	(96)
第七章 防御性学说和裁军	(133)
第八章 公开性与公众大辩论	(168)
第九章 军事改革立法	(198)
第十章 难操作的党军关系	(235)
第十一章 棘手的军工部门	(259)
第十二章 军队与维持国内秩序	(284)
第十三章 苏军从裁减到崩溃	(319)
第十四章 八月危机	(358)
第十五章 利用另一次机会的幻想	(413)
第十六章 建立独联体军队的幻想	(449)
结束语	(464)
大事记	(484)
主要人物简介	(497)

第一章 苏联的战争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堪称现代全面战争之父。

——西格蒙德·纽曼

战争的政治性愈强，它的“军事色彩”愈重；政治性愈弱，则“政治色彩”愈重。

——弗·伊·列宁

冷战期间，西方观察家争执最多的莫过于如何解释苏联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争执的一端是典型的机械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解释一切；另一端则是极端的种族优越论，声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也解释不了。这后一观点认为，近代军事技术的特点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再说，苏联军事力量基本可解释为对美国军事计划的反作用。时而出现的还有第三种观点，即“政治文化性”解释：数百年来，屡遭外军入侵的惨痛教训使苏联军事思想侧重谋求自身防护的万全之策。50年代第一种观点在美国的决策者中占主导地位，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则取而代之。

到80年代初期，苏联武装力量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在人数上、在武器数量上、在动员能力上、在军工企业基地的规模上——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如此。诚然，在很多类型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质量方面，它仍落后于美国和北约其它一些国家的

军队，但是在少数类型装备的质量方面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几个领域与西方处于相同水平。苏军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不能简单解释为美苏军备竞赛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那种认为苏联仅出于防护自身的动机而钟爱庞大军队的“政治文化性”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帝国总参谋部曾骄傲地向沙皇汇报过，从1700年到1870年，俄军打了38次仗，其中只有2次不是进攻性的。上述两种解释只能说明苏联扩军的某些侧面，我们必须召回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通常那种机械性的理解。作为苏联军事政策的官方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来识别“威胁”（可能的敌人），正是为击败这个敌人来确定苏军的规模和计划。它提供了一个折光物，军事政策可从中不断得到折射。据称，它还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释，来说明什么是战争（一种社会现象）、战争的目的、战争的必然性、战争的实质，最后还说明最终如何把战争从人类关系中消灭掉。

这种从意识形态角度认识战争的官方观点究竟正确与否无关紧要，其重要性在于：它被苏联军政高层领导奉为理论权威。在1985至1992的短短几年中，苏联军事政策出现的巨大变化同这些理论观点是根本相悖的。这些变化在苏军高层领导人中引起的心理失衡难以估价。对这些将军们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观构成他们的认识论，他们也是依此来观察突如其来的变革。如果不了解这种认识论，就不可能理解他们对变革的反应和关于军事政策的辩论。因此，要想描述苏军的消亡，必须首先看看这种战争观的思想根源。

苏联的战争观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战争理论。马克思早在1846年与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初稿中就为这

种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部不长的论著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的概念，这是理解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关键。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结果，而这种物质关系又是由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奴隶主对奴隶，农奴主对农奴，资本家对城市无产劳动者。在奴隶劳动经济的历史时期，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导致了两者互相异化的关系：一方只知生产的结果，却没有生产的经历；另一方则只知劳动，却被剥夺了劳动果实。双方都不完善，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济关系注定他们走向异化。在封建社会，异化得以继续，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新的形式存活下来。而且它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经济现实使人与人异化，构成了“阶级利益”的基础，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当然，阶级斗争引起剧烈的革命，而革命就是战争的一种形式，战争最终导致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各异的历史阶段终结。根据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战争是变革的工具，变革又推动历史的发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一切战争的客观根源。这种战争观在 1849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根深蒂固。

后来，马克思在他 1870—1871 年完成的史学著作《法兰西内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把它运用到多国混战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认为，这种冲突证实了战争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的。不同阶级领导人的不同决策在决定战争结果是进步还是反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马克思指责巴黎公社的革命领导人充满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没有认识到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在保护这两国资本家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超越国界的。要想掀起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使战争越出国界，这样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可以参加进来，为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为消灭剥削而战斗。法国工人本该为了共同的事业与德国工人联合起来击溃两国的资产阶级政权，但他们在巴黎的领

领导人缺乏马克思那种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作出了错误的决定，结果导致巴黎公社的失败。

列宁比马克思走得更远，他加上了工人阶级与其它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为推翻统治阶级而共同奋斗的观点。他在 1905 年发表的题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文章中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当时的俄罗斯是个封建的帝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小，无力单独赢得革命的胜利。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既小又弱，不值得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何况它也没有表现出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推翻沙皇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任何意愿。与其相反，俄国的农民人数众多，而且有革命情绪。尽管马克思把他们称作“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要求革命的回报是把田地变成他们的私产），但由于他们反对封建地主压迫阶级，所以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列宁指出，这种现实使工农有可能结成联盟，推翻当权者。如果他们结成联盟，就肯定拥有赢得胜利的力量。而且，他们还可以抛开俄国的资产阶级，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列宁断定，俄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欧洲其它地区的革命，特别是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又最为先进。那时这两个革命可以联合起来，欧洲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同俄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种联盟的力量将超过革命胜利后俄国农民的政治力量，那时就不怕他们表现出其资产阶级特性并要求自己拥有土地了。

列宁后来把这种阶级联盟策略推广到全球。他在 1916 年发表的题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章中，把殖民主义战争解释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冲突。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超越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要求战争；它的能动性推动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争夺殖民主义市场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伸到世

界的落后地区。在列宁看来，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全球一体化要求对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作出更广义的解释，这种解释会使人们看到不只在欧洲国家中强大的工人阶级、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中被压迫阶级的强大潜力。

这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未来布尔什维克进行“世界性阶级斗争”的策略播下了种子。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无产工人阶级接受科学启蒙而意识到在政治革命中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列宁则发展了他的思想，谋求其它阶级和集团成为工人阶级的战略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尚未经历资本主义革命。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但因为是为独立而战，所以客观上可成为那些国家薄弱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殖民主义特定的条件下，那些民族主义者客观上是“进步的”政治力量。另外，由于资本主义已成为全球性帝国主义制度，殖民地的革命很可能打碎帝国主义的殖民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从而以殖民地战争拖垮整个帝国主义大厦，并把革命延伸到帝国主义的心脏——欧洲。列宁手执这个思想武器，就能号召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他也可以以此为根据，证明他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发生在工人阶级力量极其薄弱的落后的俄国这一论断。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坚持说，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法则”认为，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可以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也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列宁正是深谙这条定律，从而辩明了不只在欧洲、而且在更广泛区域内的“客观”革命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运用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如何处理昔日“进步”的盟友而革命后转为“反动”的阶级。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深信不疑，他坚信会有答案的，而发现这种答案的途径就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书写作宗旨最重

要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集中在战争方面——不同类型的战争，世界范围的战争。列宁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诀——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

任何理论都有其认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显然，马克思的战争观首先是基于末世论。战争有其内在特性，就是把人类引向一个终极目标。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战争是历史进步的发动机，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代到来之前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历史阶段不能避免战争，还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构成经济关系的基础，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和阶级斗争。实际上，推动社会按阶段发展的战争是“进步的”、也就是“正义的”战争，而统治阶级发动的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战争则是非正义战争。马克思明确断言自己的战争观是科学的，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他的战争观又是有道德的。虽然战争由物质来决定，但它同时具备道德和不道德两个方面。换句话说，战争一方面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又迫使人们作出道德上的选择，但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选择（资产阶级认为在选择战争中站在哪一边时应允许所有人作出道德上的正确选择）。马克思所说的道德上的选择只适用于理解他的科学战争观的那些人，使他们能区分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与反动的、非正义的战争。受到其科学启蒙的人从而被赋予某种义务：一是推动进步战争，二是为争取实现建筑在科学思想基础上的和平——即消灭一切战争而奋斗。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

如列宁在《怎么办》一文所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能使工人阶级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阶级冲突、剥削和战争的根源。用这种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工人阶级以及领导他们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能够进行一场政治革命，结束私有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最终随着私有财产的消灭而实现持久和平。因此，以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和平要求结束资本主

义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如果根据意识形态下个定义，所谓“爱好和平的力量”，就是决心通过激烈的革命来摧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政治力量。后来苏联给它贴的就是这种标签。对术语的这种选用当然是一种策略，以便于欺骗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人们，这些人原以为“爱好和平”完全是另外的意思，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马克思曾对乌托邦社会主义尽嘲讽之能事。

以末世论为基础的这种战争观所固有的决定论（断言“某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使人觉得“能动性”似乎没有必要，然而列宁却宣称能动性对于革命领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在处于封建社会的俄罗斯帝国他们的政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让历史按预定规律一步步向前发展呢？还是由他们实施“能动”的领导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呢？对此，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各持一端，后来又成为人们大书特书的著名话题。但在本书里，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在于它和后来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有关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高度的能动性，而他的对手们却认为太多的能动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悖。尽管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并不仅仅是“决定论”与“能动性”之争的结果，但它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17年，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它首先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他们看来，旧政权的垮台乃是相当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列宁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由工人阶级主动实施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来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完全可能的。

列宁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就把社会主义革命说成人类的自觉行动，只有当工人阶级对历史规律有了科学的理解之后革命才有可能，它